



随笔

芦花如雪

◎ 张国辉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转瞬之间，过去的一年满载着酸甜苦辣，与我们挥手告别。新的一年，恰似山间涓涓细流，轻柔、和缓，沿着时间的脉络，悠然向我们走来。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彻骨的寒冷，那时已至冬季最为严寒的节气。然而，就在冰天雪地之间，我的心头却时常浮现出一束束美丽的“花朵”，它们柔软的身姿散发着丝丝暖意，在寂寥的寒冬中，时刻温暖着我的心，让我心中萌生出春天般的生机与美好。这“花朵”便是芦花。

一次偶然的“邂逅”，芦花带来的暖意在我心中愈发浓郁。因工作缘故，一个寒冷的下午，我来到一个湿地保护区。虽已至年终岁首，又逢夕阳西下，但那一丛丛一片片繁茂的芦苇让人恍惚置身于生机盎然的夏天。苇秆泛着柔和的黄色，芦花洁白如雪，随着微风摇曳生姿，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荡，与天边绚丽的晚霞交织在一起，如轻柔的云朵，飘向快乐的童年，飘向遥远的过往，飘进思想的深处，勾起我无尽的怀想与回忆。

我对芦花满怀热爱，同时也明白，它的美并非独属于我，而是一种普惠大众的大美，因为它的美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脉。

提及芦花，最古老且最动人心弦的当数《诗经》中的名篇《蒹葭》。当美好的景致融

入男女间的纯洁情愫，便被赋予了故事的温度与灵性，不仅容易被人铭记，更易于口口相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千古名句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即便是像我这样的“文学小白”，起初虽不知其出处与深意，却也在朦胧间对它熟识并牢记于心。尤其是在青春懵懂的年纪，总会无端地在嘴边吟诵几句，以排解青春年少那萌动的愁绪。

待历经生活的艰辛与岁月的沧桑，我对这些诗意的描写愈发理解，也愈发衷情。优美的词句与内心的情感相通，每当看到芦苇，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慈祥的奶奶，儿时那些美好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奶奶虽称不上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却识文断字、口齿伶俐。在那个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年代，她绝对算得上是村里的“文化人”。曾记得村里只要来了说书的、唱戏的，奶奶就成了全村人的焦点，大家总是围着她问东问西：“二娘，这书说的是啥时候

的事儿？”“二嫂，这戏里的角儿是谁呀？”因为奶奶识字，肚子里装满了故事，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充满吸引力的“宝库”。能跟奶奶一起睡觉，成了我们兄弟几个最荣耀的事。我在兄弟中年龄最小，常被母亲留在身边，但每天早上奶奶屋里的“故事会”开讲时，我总会趁妈妈不注意光着屁股就跑去，钻进奶奶的被窝，仰着小脸，迫不及待地听奶奶把那些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也正是在那时，我知道了“鞭打芦花”的故事。纯真的心灵被故事里的情节深深打动，我对故事里后妈的恶毒无比憎恶，对少年闰子寡由衷的敬拜，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一会儿落泪，一会儿欢笑。从那时起，我便牢牢记住了“芦花”这个名字，尽管还未曾亲眼见过，却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渐渐长大，亲爱的奶奶却离我们而去。我再也听不到那些动听的故事，再也不能钻进奶奶温暖的被窝，再也看不到奶奶慈祥的面庞。每当思念奶奶时，我总会想起她讲过的故事，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身披芦苇的少年，片片芦花也会随之飘然而至，仿佛看到在那洁白的芦苇丛中，奶奶正在朝我微笑。

出于对芦花的热爱，我常常前往田野与它们相聚，与芦花相伴已然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春天，芦苇刚刚萌芽，那清新的绿意，那向上生长的姿态，令我着迷。在春寒料峭中，我总会沐浴着暖阳，与苇笋相互凝望，感受着它们的生机与成长，从中汲取力量，让自己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困惑。夏日，我常常置身于葱郁的芦苇塘中，伸手轻抚每一棵挺立的芦苇，倾听风吹芦苇的沙沙声，那声音宛如奶奶在我耳边轻声低语，我仿佛又看到了奶奶慈祥的面庞。深秋时节，朋友发来一组芦花的照片，一片片芦苇在和煦秋阳的照耀下，格外耀眼。金黄的苇秆，柔软的花絮，为萧瑟苍茫的秋日增添了一抹亮色。无风时，它们傲然挺立，宛如身披盔甲，队列整齐的武士；微风拂过，黄色的芦花如雪花、似海浪，随风起伏，不时发出阵阵声响，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孤寂，以及那些古老而久远的故事。

我与芦花有缘，总会不失时机地前往田野，寻觅这些依水而生的“亭亭少女”，看它们萌发、葱郁、茁壮直至成熟，记住它们的生机勃勃，记住它们的英姿飒爽，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它们的前世今生。与芦花在一起，我能感受到温暖，仿佛亲人就在身旁。那一片片芦秆，宛如爱的海洋；那一束束洁白的芦花，恰似晶莹的雪花，让我爱意满怀，情深意长。



过大年

◎ 吕青河

我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的“70后”。小时候，不等进入腊月，就开始盼过年。上学以前我经常缠着父亲追问还有多少天过年；后来我上学了，便不断翻看墙上的日历，或者用笔去划墙上的节气表，自己盘算着还有多少天过年，心中对过年充满无限期盼。

一进入腊月，父母就开始为过年而忙碌。父亲要帮着母亲蒸好多过年吃的干粮，最早是两面子卷子（玉米面和面粉做成的），后来是白面馍馍，还要蒸好多年糕。蒸熟晾凉了，放到瓷盆或者空水缸里，盖好了，一直吃到元宵。母亲忙完吃的，还要给我们兄弟四个做衣服，做鞋子，为了能在大年三十以前赶完，晚上经常睡得很晚。

在天气晴朗暖和的日子里，大扫除开始了。我和哥哥放假了，全家总动员，把屋里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院子里，把房顶和墙壁的灰尘扫干净了，贴上从年集上买来的年画。虽然很多年过去了，现在依然还记得当年那些画的模样，有胖娃娃抱金鱼、花鸟、电影演员、风景等。窗子和木门重新用白纸糊一下，再贴上母亲用红纸剪出来的窗花，屋内一下子就变得干净、喜庆、亮堂了，心情也更加舒畅。

在每天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中，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父亲早早地起来去挑水，把水缸挑满，因为我们那有“大年初一不挑水”的风俗，所以大年三十这天挑水的人特别多。大街小巷里，空水桶晃动发出的吱呦、吱呦、叮当、叮当的响声，犹如一首喜庆、欢快的乐曲。接近中午的时候，有的人家就开始飘出炸丸子的香味，有的人家传出剁肉切菜的声响，有的人家的收音机声音高高地播放着喜庆、欢快的歌曲，村里不时传出零零星星的鞭炮声，空中也会有二起脚的清脆响声。

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要贴春联。那时的春联都是人书写成的，要提前好几天，把红纸送到书法好、热心肠的王大伯家。王大伯是位退休老教师，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就忙得顾不上吃饭。老人不厌其烦地把家家户户的春联一笔一画写好，放到地面上晾干了，再卷好了，写上名字。我和哥哥去王大伯家把写好的春联拿回来，把大门和屋门上面打扫干净了，正正当当地贴上春联。记得那时春联内容有“爆竹声声辞旧岁 锣鼓阵阵庆新春”“莺歌燕舞春回大地 风和日丽福降神州”“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等。贴完春联，我和哥哥还要在院子里很多地方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浓浓的墨香在冷寂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喜庆的大红色也为除夕寒天增加了几分暖意，更为单调清贫的日子涂上一层亮丽的色彩。

期盼已久的除夕夜终于来临。天刚一黑，村里鞭炮声就越来越大，我和哥哥迫不及待地吧晒好的鞭炮搬到大门外边，催着父亲来放鞭炮。哥哥站在板凳上举着鞭炮，父亲点燃后迅速离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伴随着一闪一闪的火光，急促地响起来，孩童们捂着耳朵高兴地跑着、跳着。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村里又一阵鞭炮声响起。在母亲的催促声中，父亲起来点燃灶火，烧开了水，母亲很快下好了饺子。我和哥哥赶快起来，高高兴兴地穿上新衣服和新鞋子，放完了鞭炮，给父母磕头拜年。父母总是笑着说：“别磕头了，快吃吧。”我吃着平时很少吃到的白面肉馅儿饺子，感觉特别香，看着我和哥哥狼吞虎咽的样子，父母脸上露出了幸福灿烂的笑容。

天亮了，外边大街小巷热闹起来，一帮帮妇女们穿着好看的新衣服，有说有笑地去看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男人们则成群结队地给村里岁数大的长辈拜年。大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问候过年好。到了长辈家里，掀开布门帘进屋，大家一起喊着：“爷爷奶奶，给您磕头拜年了。”跪倒一片，老人们总是笑呵呵地说：“免了，免了，别磕了，别磕了，过年好，过年好。”然后热情地递烟倒茶，还给岁数小的孩子抓一把爆米花或者瓜子、糖块，嘴里说着：“你看看这孩子转眼这么大了。”

给老人们拜完了年，大人们散开之后，有的聚一块吆五喝六尽情喝酒，有的凑一起尽兴地打扑克，孩子们欢快地跑跳、玩游戏。那时候过年，让我最高兴的是还能收到几块压岁钱。过了一天，就开始走亲戚了，从初一到元宵节的每一天，村里每个人都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中，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节日的美好。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天天都像过大年，而每每打开尘封的过年记忆，就如同小酌一杯陈年美酒，醇香迷人，回味无穷。

乡村大集年味儿浓

◎ 张玉乾



桑落墅大集远近闻名。据说，“桑落墅”这个名字原先叫作“桑落树”。相传秦始皇东巡率领大军路过此地，看到大片的桑叶从天空随风飘落，当时已是深秋，落叶纷飞，始皇帝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桑树落叶之地，桑落树也。”此事是否被记载于史籍之中我尚未考证，但桑落墅边上确有秦家台子，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能与始皇帝扯上一点关系，“桑落墅”自然有出名的道理。

隆冬时节，大地被冻得硬梆梆，人们抱紧双手、缩着肩膀，都愿意躲在家里，那时就感觉北方的冬天格外漫长。一进入腊月，年的脚步声就越来越远、越来越响。人们似乎都好像不再怕冷了，没事都要逛个闲集。再说柴米油盐过日子，谁还能没有点事呢。那时父母也会给孩子们一点钱，让小伙伴们在年集上任意买点心仪的东西，于是，腊月十八、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八三个年集变成了老百姓的盛会，闲逛买东西也成了大人小孩心中向往的事儿。话说回来，其实也不是闲逛，那时候还没有超市，基本上要靠最后三个年集把过年期间吃的用的都置办齐了。

那时候的年集场面让人回味无穷。东方天空还没有放亮，“辣椒豆腐热馒头”的吆喝声已经传进耳朵里了，各式熬浆滋滋冒着热气，季家羊肉汤大锅灶火烧得正旺……年集的大幕就这样徐徐拉开，最热闹的还要数我们孩子们的鞭炮市场。奔波二三百里地的河北沧州、盐山的卖鞭炮马车队来了，一溜十几辆大小相近的马车整齐

排开，上面摆的货物有高低，货主身穿清一色的棉大袍，戴着厚厚的棉帽，马上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鞭炮。货主站在大车箱子的最高处，挑着五六米长的大竹竿，挂在竹竿头上的鞭炮几乎要拖到地上，晃过来晃过去，等赚足了赶集人的目光才点上。长鞭芯子哧哧地冒着烟，等大竹竿缓缓挑起，响声才从半空里炸开。响过之后，总有很多人马上蜂拥过去，讨价还价，货主就赶紧卖上一阵子。

大年三十也是个重要的集日，被称为“天下大集”，不过半日时光。卖年货的人抓住年的尾巴，低价处理一下货物，把东西换成钱；买东西的人也是想着利用半天的时间再置办一些过年需要的物资。

据说，桑落墅大集从秦朝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个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样。桑落墅大集在时代的变迁中赶上趟儿了，一不小心来了个“赶黄河大集 购山东手造”大变脸，政府搭台子，艺人扭秧歌、唱大戏，各地小吃齐聚于此，赶集的人更多了，大集上

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那些老太太手工做的老虎鞋、老虎帽也摆上了摊位，让赶集的小青年们感到格外新鲜，魏集蜜三刀、惠民马蹄烧饼、丰顺扒鸡等特色美食齐上阵，人们精心挑选着，仿佛完成了一场“历史与时代的邂逅”。

在黄河大集特色手工品摊位前，艺人们大显神通，各种木桌、小马扎、板凳既结实好用又造型独特，铁匠现场打制铁锹、铁铲、铁锄等农具，传统技艺、手绘锦画、核桃雕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剪纸、核雕、木雕、石雕等特色工艺品吸引了众多赶集群众驻足购买。同时，还有云推推介、电商直播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消费，营造了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这种“实体市集+网络直播+非遗展览”模式让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浓浓的乡土气息和过年味道。

在我看来，桑落墅大集就像一个“行走”的博物馆，热闹、温馨，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和温馨年节记忆。

小村，小村

◎ 刘玉梅

有一次晚上饭后从山上下来，车在一路陡坡的窄路上行驶，抬眼便望见了沉在低远处的小村。

我着急地努力去分辨，想要看看搬进社区后的小村成了什么样子。眼前只有一片深深浅浅的黑，如果没有三五处灯光，我们的车简直是在向这片黑暗中冲去。有的地方黑得浅一点，广富的探照灯将整个青阳镇上空旋转闪过，那浅的黑处原来是一些旧的房屋，深的黑处大概是贴近小村周边的庄稼地，三五处昏暗的灯光东一处西一点，浮在这黑暗里，像渔船漂泊在夜间苍茫的海上。

小村里夹了一条小路，窄长幽深，南高北低。小路最北端拐角路北，有一个“小铺子”，不过是横条的一间长房。油盐酱醋、糖果点心、钢笔本子、扎头绳、羽毛毽子，柜台里面总有一排货架，却承揽了小村几百口人的生活所需。孩子们的学习娱乐，甚至女孩女人们的爱美之心。记忆里有一种小巧透明的玻璃球，我们叫它“琉璃弹子”，黄白红绿，透着里面小鱼儿似的一点红心，满足了我对晶莹剔透之美的各种幻想。现在想来，北京、上海各大实体店商超，唯品会、淘宝网等数不尽的电商平台，也填不满人们深不见底的心海欲求。当时那么一间“小铺子”却能包揽所有。待哺的婴孩、哭闹的顽童都能在这里露出笑颜。小村，像一个供养自足的“完整世界”。这自足，是没见过外面花花世界、不知道生活还可以有什么需求的自足，是虽然听说村里哪一户男主人曾坐过飞机也想象不出飞机以及飞机将你带往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自足，这是发自内而外发自内心的、缺失了整个世界却格外完满的自足。这份自足成了世外桃源似的，浸透着一种泥土气息的安宁幸福，炊烟袅袅顽童呼闹，日出而作日落即息。

夜是真的静，没有路灯的光斑和各种想入非非来对这夜酣个洞；日是真的透亮，汗水和了谷子的金黄麦的清香。有一只只斜眼、吐着烟圈的“老虎子”他爹永远只是三四十岁、二百多斤的“小奶奶”那时是对门新娶

的媳妇儿，纳着鞋底帮忙照看趴在地上自娱自乐的邻家婴孩，麻雀在窗台上啄着什么碎屑，有人拍打晒透的被子……这记忆隔了纱，像是前世的一个夜，又蒙了光，回眼看看到总能清晰如昨，像一幅静谧祥和又神秘兮兮的古画。

小铺子往西经过一个院子，院子被弧形土坯墙环绕，满满一院子大榆树树冠盛放不下探出墙来。传说这个院子里住着一位瘸腿老人和地骂声犀利的儿媳妇，这家的孙女儿后来成了我们同学。突然有一天，我们下了决心瞒着父母要扎耳朵眼，针线早已偷出，酒也备好，只专心等一个下雪天，捏一撮雪在耳垂前后搓捻，待耳垂木木地没了知觉又薄薄地只剩两面皮了，由一个被姐姐叫过有经验的同学执针，一下子扎过去，又稳又准，然后慢慢把浸过酒的缝衣线拉过去，剪断，嘱我们每隔半小时要把线前后拉动，不然耳洞会愈合长住，这样六七天便好了。张家李家短，几个厚薄薄的嘴唇认真地传递一句句小肚鸡肠的流言，流言里再拌上传播者的三分真心，更显得有情有味；喇叭裤、一脚蹬、爆炸头，无需商量就会流窜在村南巷北，然后又齐齐地消失了，是真正的不约而同。它们是小村的一个眼神、一个呼吸，是小村的一瞥一动；它们是女人的心气、男人的力量。有了它们，小村格外生机勃勃。它们也是水浪，小村是浮在浪上的船。它们是炊烟春梦，真实存在过，又一去了无痕。

紧贴着树木参天的院落西侧是全村最大的一块空地，既是我们村小学校的操场，也是全村的广场。“看电影了，今晚要演电影了。”这样的消息口口相传，每家每户也都能知道，一户不会落下。早早吃过晚饭，搬个马扎去抢位置，晚了就只能站着。也有趴在树上的，小一点的孩子骑在父母肩头，我因父亲是老师的便利，有时候能开了懒懒出学校课桌站在上面，只觉黑压压全是人头，也有点人山人海的意思了。电影开演，一束强光由放映机直射到绑在两根电线杆之间的电影布上，光线里浮涌起尘埃，幕布

上的人物渐渐清晰起来。电影不太记得，只记得有一次是一个人被捆绑着，割去了腿上的一块骨头，我赶紧把头缩到人群里不敢再看，后来问大人才知道，那人是孙猴。

广场西侧是一条小河，或者应该叫作小溪，夏季常常有水。我们挽起裤腿去踩水底的石头，水还没没过膝盖。四块青石板搭起的小桥，过桥几十步的样子，就是我们村的小学了。西南角是一口水井，有时会有孩子探头去看。东南角一间烧水房，哪个老师没有课就去烧水，提到全校唯一的一间办公室里灌到暖壶里，总共六七七个老师，五个年级总共五个班，每班开设六七门课程，有时候也会上音体美课。不曾看到哪位老师像那天一样忙碌得焦头烂额，还常透过玻璃窗看到他们在办公室批阅作业，安宁、从容，充满了专注思考的味道。贴着学校围墙有一圈碗口粗的白杨，夏季一晚上能捉到几十只知了猴，白天里无止境蝉鸣把时光都叫得更加加快了。

站在小路最北端望去，尽头一棵榆树的树冠让出来半扇天空，透过它的细碎枝叶，有一处起伏的山头镶嵌在远处。树底下一块长方石条被多少屁股磨得溜光水滑。踩上去，举起手来，便扯到一段生锈的铁丝，摇动它，悬挂在石凳旁电线杆上的一口铁钟悠扬的声音便传向村子的各个角落。四队的人们陆续起来，准备出发劳作了，这里便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叫作“钟底下”。分田到户后钟声不再响了。男人女人们也还常常到这里，男人摆张小桌子打打牌，带几个儿扎唠唠嗑，女人们打着扇子，嗑着瓜子。常常看见近旁的男主人在黄昏饭后，人们还未及聚拢来时，一条腿蹲在长方石头上，两臂紧抱着这条腿，胳膊和小腿肚上的肌肉腱子鼓着，另一条腿耷拉下去，似着地似未着地。裤腿挽到大腿一半，褪腿在夕阳下照着，眯着眼睛看远处，又似什么也没看。

钟底下直行往西，会路过我的家。在飘雪的日子里，屋里一口砖坯火炉的炭火